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六回 梅花樁僧俗比武 西禪寺師徒相逢

詩曰：同道中人最要和，播臺欺敵動干戈。
欺人畢竟還欺己，報應昭彰理不說。

話說苗翠花一路奔馳，望白鶴山而來，非止一日，已到山前，直入靜緣庵中，見五枚師伯，拜倒在地，五枚扶起，細問：「因何到此？」翠花就將雷老虎擺播臺起，至李巴山要報仇等事，細說一遍：「特來懇求大師伯大發慈悲，下山搭救世玉兒子性命。」五枚說道：「出家人自歸山修隱以來，拳棒工夫，久已拋荒，就去也不濟事，諒敵他不過。你倒不如仍求請至善二師伯去解救，你毋庸耽誤，快些去吧。」苗氏聞言，嚇的兩淚交流，□分悲切，再三哀求，五枚始答九下山。苗氏大喜，五枚囑咐徒弟：「緊守山門，我不久就回。」隨即收拾行李、衣履應用物件，提了禪杖，騎了驢子，苗氏也別了師兄，跨上馬一齊望杭州而來。

回到會館，恰巧半月，當下方家父子同各人拜見了五枚。其時世玉身體已經復原，苗氏□分歡喜，即叫人約李巴山父女，次日到播臺比武。到了次日天明起來，苗氏侍候五枚結束停當，就吩咐世玉與大師公提了禪杖，自己也披掛整齊，各人上了坐騎，同了一班鄉親齊奔播臺而來。到了臺下，即叫各人雁翅排列，以壯觀瞻。五枚跳下驢，使一個金雞獨立，雙手一展，縱身一躍，飛上播臺，眾人見了，齊聲喝采。這回是半月以前標下長紅，約定今日比武，所以來看的人更加多。

卻說李巴山早已到臺，摩拳擦掌，等候方世玉到，好代女婿報仇。不意到了一個老尼姑，年約八九□歲，童顏白髮，身高七尺有餘，腰圓背厚，頭大如斗。李巴山定睛一看，是白鶴山五枚，乃白眉道人的首徒，非同小可，連忙站起身，將手一拱道：「師兄請了，不知駕到，有失迎候，望乞恕罪。但不知禪駕到此，有何見教，莫非與小弟比武不成？」五枚也忙還禮道：「出家人到此無別意，特有一言奉勸，不知可容納否？」李巴山道：「有話請說，如果有理，無不聽從。」五枚道：「出家人自歸隱以來，世情概付度外，豈有特來與賢弟比武之理？只因月前云游至此，聞得令婿侍賢弟秘授工夫，設了播臺，竟傷害生靈不計其數，而且欺負我輩同道中人，前日就是死在姪孫方世玉之手，雖然稚子無知，誤傷尊長，這也是上天假手，為地方除害耳。今方世玉被令愛打傷，死而復生，也可泄心中之憤了，今日看我薄面，饒恕了他吧，我叫他母子在你面前叩頭賠罪，再叫他父方德送一千銀子為養恤費，大家不失和氣，據我的意見如此，不知賢弟可肯依否？」

巴山聞言，激得二目圓睜，濃眉倒豎，答道：「據師兄如此說，我女婿冤仇沉於海底了，他當日比武之時，若不用九環劍靴暗器傷我女婿，就死了也是自己沒本領，倒還可以看師兄面上饒他性命。今他用暗器傷人，除非把我女婿再生，捨此之外，無用多說。」五枚見勸他不從，便高聲道：「老頭兒，出家人一動手，就顧不得那慈悲二字，你可莫要後悔！」巴山也大怒喝道：「我怕你不成？」說罷一推山掌，望著五枚心坎打來，五枚不慌不忙，念了一聲：「阿彌陀佛」，將左手挑開，便右手坐馬一拳，照他脅下打過去，巴山也格過一邊。

二人搭上手，分開拳腳，猶如龍爭虎鬥，一場惡戰，□分厲害。看看鬥到日色西沉，戰有二百四□多個回合，方才住手。巴山道：「三日後待我擺下梅花樁，你敢與我樁上比武否？」五枚道：「我饒你多活三天，就在樁上取你性命便了！」李巴山道：「不必誇口！」當下二人分手，各帶從人回寓。

且說李巴山，擇了播臺旁邊一塊潔淨地方，搭棚遮蓋，隨往木行買辦木材，按照方位步法，四面釘下一百零八路梅花樁，此樁每步用木頭五個，中間一個，四旁四個，釘就梅花式樣，比武之人，足踏此樁，一進一退，均有法度。迎敵時手足相合，稍有分毫差錯，一失足就性命難保。此乃雄拳技藝，秘授門中一等絕頂工夫。佈置停當，專候臨期，引五枚來取她性命，按下不提。

且說五枚回到會館，只見方世玉走上前來：「請問師公，怎樣是梅花樁的武藝，求你老人家指教。」五枚便將如何佈置，怎生厲害，一一說了，各人聞言，伸了舌頭，縮不進去。苗氏道：「當日父親雖然教過，我也曾留下圖式，可是我未曾練習，今日若非大師伯到來，我母子二人，定要遭他的毒手。」五枚道：「你不必驚怕，出家人自有主張。」眾人聽了俱皆欣喜。陳玉書每天備了上等齋宴，加意款待。日中間暇，五枚就把平生絕技失傳授世玉，且喜他心性靈敏，手足便捷。

轉眼到了第二日下午，李雄命人來約，明早上梅花樁比武。到來早，五枚會齊眾人，裝束停妥，一同來到播臺。見了李巴山說道：「你自恃本領，目中無人，擺這梅花樁來欺我，我看你這大年紀，一味凶狠霸道，可見你女婿也是你教壞的。你若不聽我良言，一經失手，就可惜辜負了你師白眉道人一番心血，還望你們心想想，莫要後悔。」

這一席話，把個李巴山說得滿面通紅。心想：「原是自己不該當時叫女婿擺此播臺，枉送性命。又執意與他報仇，今日遇了五枚，明知她的厲害，拼命擺這梅花樁，也是燒紅瓦打老虎，實是最後的主意。」便勉強喝道：「我不與你鬥嘴，你有本事上梅花樁，和我分個勝負。」五枚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你先上去走一路來與我看，隨後我來破你的便了。」李雄聞言隨即卸去外衣，將身一縱，站在樁上。

眾人見他年紀雖有六旬，海下一部斑白銀鬚，身高八尺五寸，肩闊腰粗，眼如螃蟹，面露銀光威風凜凜，將雙手望四方一拱，說聲失禮，便展開手段，按著步法使將起來。只聽他渾身的骨節歷歷作響，果然有拳降猛虎、腳踢蛟龍之勢，他把九九八□一路雄拳走完，跳下樁瓣，望著五枚道：「你也走一路我看。」當下五枚也將外衣脫去，只見她腳穿多耳麻鞋，一個飛腳打在這平方一畝梅花樁中間站住，將手四面一拱說道：「老尼獻醜，諸公見諒。」隨將生平所學的一百零八路雄拳法工夫，施展出來。起初還見她一拳一腳，到後來只見她一團滾來滾去，看的人齊聲喝采。五枚使完，跳下樁來，神色自若。李巴山暗暗吃驚，不料她也精此法，比我更強，事已到此，難道罷手不成？只得硬著頭皮，私下囑咐小環道：「若為父敵她不過，你可將我用的雌雄鞭，暗中拋去，助我一鞭便了。」小環答應，預備去了。巴山上前道：「五枚你敢上樁，與我一分勝負麼？」

五枚見他與女兒附耳，諒必有詐，口中便一面答應：「使得！」一面吩咐苗氏母子二人，小心在樁旁照應，提防小環暗算。苗氏世玉答應：「曉得。」隨分頭留心照應。

當下李巴山五枚同飛步上樁。只見李巴山已擺下個拳勢，名叫「獅子搖頭」，五枚就用一個「大火燒天」拳勢，搶將進去，二人搭上手，一場惡戰，好不厲害，戰到將近一百回合，李巴山有些抵擋不住，只因五枚今日並不存情，拳拳對他致命處打。小環見父親有些不濟，急忙拿出雙鞭，欲向五枚打去，世玉眼快，早已被他看見，即舉起鐵尺，兜頭就蓋將下來。小環急忙架住，一見是殺夫仇人，更加氣憤，二人就在樁旁大殺起來，這且不表。

再說李巴山看見女兒被世玉絆住不能接應，心下一急，腳步一亂，一失足陷落梅花樁內，早被五枚照頭一腳，將頸踢斷，一命嗚呼，斷送無常去了。後人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枉設機關巧計謀，良言相勸不回頭。

英雄半世今何在？血向梅花樁下流。

再說小環見父死在五枚之手，五內皆崩，便拼命把世玉殺敗，舉鞭直奔五枚。五枚手無寸鐵，難以招架，只得將身躲過，幸而翠花趕上敵住。五枚就向世玉取了禪杖，喝退翠花，對小環道：「你好不見機，若再行兇，也叫你死在目前。」小環並不回言，只將雙鞭望著五枚頭上亂打。五枚大怒，將禪杖急架相迎，戰了三□多個回合，哪裡是五枚的敵手，被她照頭一禪杖，打的腦漿迸出，死於非命。後人有詩歎其節孝堪嘉，借其不能勸夫諫父，行於正道，送至有今日之禍。詩曰：

節孝堪嘉李小環，聞名久已播人間。

只因夫婿冤仇結，父女同時上鬼關。

此時，李小環手下各門徒，見她父女同死，各人正欲逃命。五枚看見便高聲道：「你們不必驚怕，你們親眼看見，我苦苦勸他不從，反欲傷我，故萬不得已，結果了他父女性命。與你們何干？可好好將他二人屍首收殮，那播臺也快快拆去。」說罷，隨即與翠花等一行人同返會館查點。始知雷洪有一子名喚大鵬，約有□餘歲，送往武當山馮道德道士處學習技藝，家中尚有親人照料。

五枚因將他父女打死，心中過意不去，此時也無可奈何了。隨即收拾行裝，別了各人，起身回山。苗氏夫妻及世玉挽留不住，陳玉書送上白銀三百兩，以作酬勞，五枚執意不受。玉書道：「此是館中公費及晚生們一片誠敬，送予寶庵，作為佛前香油之費，務乞貴面收下。」五枚卻情不過，只得收了，別了眾人，再三囑咐世玉留心學習武藝，將來效力皇家，以圖出身。苗氏母子遠送一程，揮淚而別。

方德也就帶了妻兒，別了各鄉親，令李安僱了船隻，由來路回到金陵，將萬昌生意，一概料理清楚，交與老伙計料理，隨即收拾一切物件，僱了一隻快船，望家鄉一路回來。在路無話，行程將近二□日已到家門。孝玉美玉兩個孩子接見父親，當下翠花帶領世玉叩見主母，又拜見兩位嫂嫂，一家團聚，□分喜悅，這且不必多贅。

再說方翁，因苗氏要到省城拜訪至善禪師，將孝玉等三人求他教習工夫。所以與老妻言明，帶了苗氏及三個孩子，出了孝悌村，到慶封府將行李雜物落了渡船。到了省城，就租屋在仙湖街，安頓了雜物，兄弟三人齊到光孝寺，拜訪至善禪師。住持道：「現在至善在西門外西禪寺教習。」三人聞言，即往西禪寺而來。正走到西門第六鋪，忽見一個後生，年約二□一二歲，身高八尺，面白唇紅，眉目清秀，一表人才，上穿藍布夾衲，下著京烏布褲，足登白襪雙梁鞋，一群人圍著他痛打，連喊救命，並無一人上前解救。世玉暗問過路之人，方知被打的名叫胡惠乾，打的是機房中人，旁人怕機房人多，故不敢相勸。世玉兄弟三人道：「豈有此理！」世玉就將兩手一分，那些機房中人，猶如推骨牌一般，一連跌倒□多個人，他本不欲多招事，救了這人出來就罷了。不料機房中人，見他只得三人，推跌了他們，又將仇人救了，均各大怒，一齊拿出短兵器，上前四面圍住，將鐵民鐵鉗亂打上來。世玉勃然大怒，順手拿住一人，奪了兵器，孝玉兄弟也幫著動手，早打得機房中人，沒命地飛跑，逃走去了。把兵器丟了一街，幸虧孝玉怕事攔住才不致傷人性命。若世玉認真動手，不知今日要傷多少人呢？

卻說世玉等，見那人受傷甚重，難以行走，世玉就將那人背上，同奔西禪寺而來。到了寺中，拜見至善禪師。呈上苗氏稟帖，其中云：「一則請安，二則拜懇念父親苗顯面上，教授他兄弟三人的武藝。」至善一見三人，□分歡喜，一口應承。隨後談及在杭州打死雷老虎之事，至善便問世玉道：「你背的是什麼人，為何被打得這樣厲害？」世玉道：「我們第六鋪，遇見他被機房中人打壞，無人敢救，因將那班人趕散，救他到此，望師公賞些妙藥救他性命。」至善贊道：「你們兄弟如此義俠，倒是難得。」隨即取出跌打還魂丹、補血生肌止痛散，與他敷服，不一時，腫痛漸消，這人睜開了眼，口中吐了幾口瘀血，方才轉醒，心中感激，便叩謝他兄弟活命之恩、老師父醫治之德。至善乃問道：「你因何與機房中人爭鬥？你姓甚名誰，何方人氏？」

那人答道：「小可姓胡名惠乾，新會人，現年二□二歲，家中還有母親杜氏，妻房夏氏，兒子友德。先父在日，向在機房業中，開設雜貨小店，歷來被這伙人欺負，因他人多，不敢與他們爭論。前數年這班人，因我年輕貌美，都叫我做契弟，羞辱我。父親恐怕生事，打發我上外埠僱工，前月回來，始知我父親兩年前被他們推跌，因此中風而死。店中伙計只得將屍收殮，運回家鄉，也因受欺不過，立腳不住將店閉歇。母親恐我闖禍，不肯予我知道。昨日始知詳細，故此來與他們理論，不料反被他串合同行中人，將我痛打至此，若不遇恩人兄弟相救，定遭毒手。」

訴了一番，直把方世玉激得大喊道：「豈有此理！」眾人也為他不平。世玉道：「胡兄即使到官告他，諒也敵不過他們，莫如拜在師公門下，學成工夫，將來把這些狗頭，見一個打一個，叫他知道厲害，以後才不敢強行霸道。」眾人都道：「這話有理。」胡惠乾道：「只是小子家道貧寒，身體軟弱，只怕氣力不足，且不知老禪師可肯大發慈悲，收留教訓呢？」至善便道：「出家人以方便為門，生平所授徒弟，及醫人跌打損傷，貧富一體，從未計較錢財，均是他們自己的量酬謝。再氣力是練得出的，武藝工夫，你肯用心，亦無不成。只是凡在我門下是要心平氣和，可不許恃拳棒生事，救人則可，傷人則不可，預先說明，心從意願，方可拜我為師。」眾人齊聲應道：「師父明訓，敢不遵命。」惠乾勉強爬起，來到至善跟前，跪下叩頭，拜了師尊，又與世玉兄弟結為生死之交，日後患難相顧，這且不贅。

卻言至善在西禪寺開設武場，擺列著埋樁木馬、沙袋飛陀及□八般兵器，件件齊備。在先已有六人，今連方氏兄弟胡惠乾四人，共是□人。老禪師命他們各用紅紙寫列姓名，辦備神福酒筵、香燭紙馬，在關聖像前，拜為兄弟。日後彼此照應，如有負義為非，明神鑒察，所有姓名，開列於下：

李錦綸 謝亞福 李亞松 洪熙官 童千斤 方孝玉 方美玉 方世玉 胡惠乾

拜罷起來，歡飲而散。自此至善將生平所學技藝工夫，傳授這班徒弟。光陰易過，將及半年，忽然一日對各人說道：「我離少林將已一載，放心不下，意欲回去料理，再來教授你們。只因你們初學，手腳馬步，雖已穩當，然各門武藝還未得精，因此再三想了一個兩全的法子。我有一個徒弟，姓黃名坤，在我手下學了多年，與我差不多，精神比我還好，現在汕頭黃安祥成魚船押幫，待我寫信叫他來替我教授你們工夫，你們既不拋荒，我也可以放心回去，將少林寺中事務慢慢辦理清了，再到此地，豈不兩全？你們意下如何？」當下眾人道：「既然師父要往少林寺去，只求預早付信，請黃坤師兄到館，教授我們工夫，還望師父早些回來，以免我們盼望。」至善見眾徒應允，隨即取過文房四寶，寫了書信，寄往潮州，自己在西禪寺靜候黃坤到來，方好動身。只因這書信，引出姦夫淫婦許多奇事。正是：

無邊冤枉姦淫事，有意鋪張做下文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